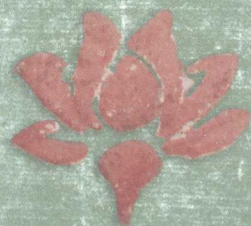


牛汝极 著



十字莲花

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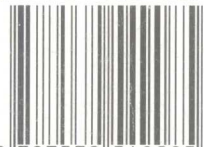


The Cross-lotus
A Study on Nestorian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from Yuan Dynasty in China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5325-4908-5



9 787532 549085 >

定价：8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牛
汝极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5325 - 4908 - 5

I. 十… II. 牛… III. 叙利亚语—景教—碑文—研究—
中国—元代 IV. B9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5173 号

-
- | | |
|------|--|
| 书 名 | 十字莲花 |
| | 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 |
| 作 者 | 牛汝极 |
| 责任编辑 | 吴长青 |
| 出版发行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 | (1) 网址: www.guji.com.cn |
| | (2) E-mail: guji@guji.com.cn |
| |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
|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00,000 |
| 印 数 | 1—1250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5325 - 4908 - 5/K · 1087 |
| 定 价 | 80.00 元 |
-

前 言

景教,也称聂斯脱里派,中国元代称为也里可温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或异端,该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其创始人是聂斯脱里。聂斯脱里是君士坦丁堡早期主教之一。其父母均为波斯人,他曾在安提阿学习,受神职为长老。428年受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委任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他随身有一名宅第司铎,名阿纳斯塔修斯,在讲解教义时表示反对称玛利亚为“神之母”。聂斯脱里支持他的说法。430年11月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召请各主教到亚历山大,并写信要求聂斯脱里谴责他自己言论中的12点,否则予以绝罚。但早在信使抵达君士坦丁堡以前,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已宣布将于431年圣灵降临节以前在以弗所召开会议。会议原定于6月7日开幕,由于支持聂斯脱里的安提阿主教约翰等人未及时到达而延期。西里尔担心约翰发言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就拉拢当地主教门农于6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聂斯脱里拒绝出席,受到谴责。4天后约翰到达,开会决定废黜西里尔和门农。7月10日罗马主教(422—432)切莱斯廷的3名使者到达,西里尔再次采取主动,继续对聂斯脱里进行谴责。双方都向狄奥多西二世申诉。聂斯脱里曾开罪于狄奥多西二世之妹普尔切里亚,狄奥多西二世在她的影响下将聂斯脱里押回安提阿附近他原属的隐修院,会议结束。后来约翰与西里尔两派达成协议,不因教义问题影响对聂斯脱里的处置。约翰认为聂斯脱里继续留在安提阿附近使他难堪,遂进言皇帝将他放逐。皇帝先下令将他流放到阿拉伯境内佩特拉,后又感到处分过宽,乃再将聂斯脱里驱往利比亚沙漠中的大绿洲(今哈里杰绿洲)。匪人将他劫往帕诺普利斯(今艾赫米姆),后一度迁往赛伊尼(今阿斯旺)对岸的埃利潘蒂尼。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新皇帝马西安似曾决定将他召回,但消息传来时他已死去。当时人们认为,聂斯脱里的教义坚持基督的人性,甚至宣称基督有两个位格:一人一神。实际上,聂斯脱里反对这种观点,西里尔纯属误解。聂斯脱里主张的是:圣子利用人格以表现自己,人格包括在他的扩充位格之中,因而圣子是单一的表现体。聂斯脱里还认为,玛利亚是人不是神,耶稣之母只能是人之母,而不是神

之母^[1]。

起初,以弗所会议(431)和卡尔西顿会议(451)先后谴责聂斯脱里及其教义,随后这个派别就脱离正教另立门户。该派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各自独立,两个位格若即若离。现代该派的代表是东部叙利亚教会,亦称波斯教会。该派信徒约有17万人,大多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原来基督教在波斯不断受迫害,424年波斯教会正式宣告与外界基督教会断绝关系,自此才摆脱里通外国之嫌而免受迫害。486年波斯教会承认聂斯脱里派神学权威狄奥多西为正道卫士。巴拜任牧首时期(497—502),波斯教会再次肯定狄奥多西的地位,于是正式成立聂斯脱里派组织。波斯教会从521年前后到539年前后发生内部分裂,自540年至545年遭受迫害,但仍能屹立不倒。637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当局承认东派教会为分立宗教团体并予以保护。到10世纪末,波斯国内共有15个都主教区,在国外,包括印度和中国,也有5个都主教区。聂斯脱里派也传到原有基督一性派教会的埃及。自7世纪至10世纪聂斯脱里派教会在中国十分兴旺,称大秦景教。元代(13—14世纪)景教始称也里可温教。突厥-回鹘语记作*ärkägün*,该词在中亚和蒙元时代专指“基督教”^[2]。早年伯希和(P. Pelliot)和后来的G. Doerfer认为该词词源是蒙古语^[3],J. Hamilton认为,叙利亚文中的 ʾRKYGWN 和拉丁文中的 archaon 这个用于指13世纪景教的词均源自希腊文的 $\alpha\rho\chi\eta\gamma\acute{o}\varsigma$ 或 $\alpha\rho\chi\eta\gamma\acute{o}\nu$,意为“领袖”、“教主”、“上帝”等,所以突厥语和蒙古语也应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希腊语^[4]。中亚有些突厥部族,如克列、乃蛮、汪古等几乎全体为此派信徒。该派甚至把基督教传到西伯利亚东部的贝加尔湖附近。元代进入蒙古统治区的西方旅行家发现聂斯脱里派在蒙古境内很有根基,连大汗朝廷中也颇有人信奉该派。14世纪中,帖木儿袭击波斯一带,东派教会实际全被摧毁,美索不达米亚少数城镇尚存聂斯脱里派教会,主要集中于底格里斯河与凡湖、乌尔米耶湖之间跨土耳其、波斯两国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聂斯脱里教义在罗马帝国境内被消灭,但在其他地方保存下来。波斯教会承认聂斯脱里学说,今日伊拉克、印度、伊朗、叙利亚和南美洲、北美洲等地都有信奉聂斯脱里教义的教会^[5]。

[1]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2] JAMES HAMILTON et NIU RUJI, 1994, p. 159.

[3] P. PELLIOU, 1959, p. 49; G. DOERFER, 1967.

[4] JAMES HAMILTON, 1972, pp. 163—164; 另参见上引J. HAMILTON et NIU RUJI文, pp. 159—160.

[5]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

随着景教徒的来华,他们使用的叙利亚文也被带到了中国,现在西安市存有一方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叙利亚文-汉文双语碑铭。在敦煌和新疆还发现过《圣经》的回鹘语译本片断。在中亚七河流域、喀什、阿力麻里古城(在今霍城县)等地区景教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叙利亚文写成的回鹘语景教碑铭。在吐鲁番附近还发现有10世纪左右的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拼写突厥语的景教经典残片。另外,在高昌古遗址曾发现描写欢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仪式的壁画和当时译成回鹘语的景教内容的文献。由此,学者们推测,景教大约于公元6世纪时就由波斯和叙利亚传入新疆。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信奉过景教,尤其在元初此信仰更为兴盛。突厥语景教文献多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写成,其发现地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处,如:新疆的霍城、吐鲁番^[1],内蒙古百灵庙的敖伦苏木古城^[2]、四子王旗的王慕梁、赤峰市,江苏扬州和福建泉州^[3]等地。在吐鲁番绿洲也出土了不少粟特语的基督教文献^[4]。中亚及远东元代以前的景教传播,尤其是突厥人的景教信仰情况,已由A. Mingana作了详细论述,他在文中还译释了一篇新发现的大约写成于公元680—1000年的叙利亚文文献。这件文献提及由于突厥人只用叙利亚语阅读《圣经》,遂将《圣经》翻译成突厥语;文中还提及高昌亦都护汗王^[5]。

蒙古人西征打开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道路,导致罗马教廷不断向蒙古大汗遣使。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曾发现几件13—14世纪回鹘式蒙古文、叙利亚文突厥语和波斯语文献。其中一件印有回鹘式蒙文的方形印玺的文献中有“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民族之海内汗圣旨。颁到臣服的民族,敬之畏之”;^[6]一件为《贵由答因诺曾爵四世书》的波斯语译文,其中第一句为突厥语:“长生天气力里,大民族全体的海内汗圣旨”,文中夹写大量回鹘-突厥语^[7];而在聂斯脱里大主教玛尔·雅巴拉哈三世于1302年和

[1] 德国第三次中亚探险(1905—1907年)曾在吐鲁番获得过几件叙利亚文突厥语文献。其中一件编号为T III Kurutka 1857的正背两面为一景教文献,曾由德国回鹘文专家Peter Zieme刊布: Ein Hochzeitssegens Uigurischer Christen, *Scholia Beitra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 Von Gabain zum 80. 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lern,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pp. 221—234。该文献正背两面存36行,首尾残缺。

[2] 参见盖山林,1992,第120—129页及所附图版。

佐伯好郎(YOSHIRO SAEKI),1939,pp. 49—89。

[3] 参见上引《中国景教》一书中的图版3、5、6、7、9、10等。罗香林,1966,第182—186页。

[4] NICHOLOS SIMS-WILLIAMS, 1992, pp. 43—61。

[5] D. D. A. MINGANA, 1925, pp. 297—371; 汉文译文参见附录一。

[6] 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5页。

[7] 同上,第19、24页。

1304年写给罗马教皇的两封书信(编号为A. A. Arm. I-XVIII, 1800, 1和2)中发现了四枚带有十字架的叙利亚文记突厥语的朱色方印,其中的叙利亚文和所记突厥语与七河流域发现的景教铭文十分相似,其前两句意为“长生天气力里,蒙哥可汗圣旨”。^[1]

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四子王旗共发现了约30件带叙利亚文铭文的墓碑,除了5—6件存字较多外,大多比较简单,只刻写1行文字。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回鹘文合璧景教徒瓷制白釉墓碑^[2]。

在扬州只发现一件叙利亚文墓碑,两件拉丁文墓碑。

福建泉州出土过20余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其中带叙利亚文的墓碑至少有10方^[3],带有回鹘文的墓碑至少有1方^[4],带有八思巴文的墓碑至少有4方^[5]。

上述景教徒碑铭的发现,有的已历半个多世纪,有的在十多年或二十多年前,但至今未见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译释。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1993年笔者曾去内蒙古赤峰调查;1995年访问北京房山;1999年走访了内蒙古呼和浩特、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包头、东胜,福建厦门、泉州、福州;2000年访问新疆的霍城、伊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国外走访了大英博物馆、德国科学院吐鲁番文献中心和印度艺术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和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等。同时,还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和中亚景教研究的中文、西文和日文文献,为现在的课题研究作了扎实的前期准备。

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文字属景教体字母,其记录的语言是中世纪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大部分铭文都是叙利亚语-回鹘语双语性质的。这些铭文中的叙利亚文和叙利亚语及回鹘语与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大致相同。本书作者将在不久的将来对七河流域发现的景教徒墓碑进行全面系统的译释和研究。

在中国和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数百件叙利亚文景教墓石中普遍使用双重纪年体系:即希腊历(亚历山大大帝王纪年)和中国(或突厥)12生肖纪年。铭文中的桃花石纪年,即中国生肖纪年,与突厥(生肖)纪年基本相同,这与突厥语古代民族和中原历代王

[1] J. HAMILTON, 1972, pp. 155-170.

[2] 哈密顿、牛汝极,1996,第78—83页。

[3] 吴文良,1957,景教图版;Niu Ruji,2005,pp. 51-67.
朱谦之,1993,图版3、7、6、9、10。

[4] 哈密顿、牛汝极,1996,第78—83页。

[5] 照那斯图,1994,第119—124页。

朝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无关系^[1]。在个别的铭文中出现了叙利亚纪年系统。

关于墓碑的族属,我们认为应为元代的畏吾儿、回鹘后裔汪古或其他突厥语部族如乃蛮等,其中多数为畏吾儿,这也包括泉州发现的墓碑。有一方墓碑的铭文提及“高昌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在他六十七岁时,来到刺桐城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前不久有学者根据泉州在元代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及一些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铭文断定,景教传入泉州曾经由不同路线——陆路和海路汇聚于刺桐港^[2]。我们认为,泉州景教经南印度由海路来自波斯的根据不充分。从泉州和扬州出土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碑铭看,这些景教徒大多为古代操突厥语的民族,准确地讲主要是回鹘人的后裔畏吾儿人。从《元史》可知,元代有大量的畏吾儿人被元朝政府重用,其中有不少是在南方做官。除了一部分回鹘人信奉景教外,汪古、乃蛮、克列等部族也信仰景教。汪古(回鹘语称作 öngüt,由 öng“东方”+ 名词复数词尾 üt 构成)原属回鹘东支,是回鹘后裔的一部分,后东迁河西、内蒙古、辽东,后又迁居内蒙古阴山一带。泉州和扬州出土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语言是纯粹的回鹘语,与新疆、敦煌、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大量回鹘语文献和碑铭的语言相同。不仅泉州景教深受畏吾儿的影响,泉州伊斯兰教也与西域畏吾儿等民族关系密切。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中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及西域高昌及高昌达鲁花赤畏吾儿后裔契玉立与泉州伊斯兰教的密切关系^[3]。一件阿拉伯文墓碑上记有“这是最尊贵、伟大、受人尊敬的殉教者——哈只·本·艾欧伯克·本·哈只·玛利卡(Haji b. Aubek b. Haji al-Malaq)。时 689 年 8 月 27 日(公元 1290 年 9 月 4 日)”^[4],其中人名中的 al-Malaq,即阿力麻里(回鹘-突厥语多写作 Almalıq“苹果之乡”),在今新疆霍城县境内;“伯克”是回鹘语 bek“官吏”之译音,说明这是来自西域的畏吾儿人。

这批景教徒石刻还具有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其取材、造型、图案、雕刻技艺、墓葬结构等各具特色,反映了几种不同的文化来源,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如:十字架下配莲花座,其两侧配天使或飞天,头戴乌纱帽,十字架上配华冠等)的见证,为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1] 参见上引 J. HAMILTON et NIU RUJI, 1994, pp. 147-164.

[2] 参见杨钦章, 1984, 第 100—104 页; 杨钦章, 1992, 第 49—55 页。

[3] 参见陈达生, 1984, 图 21, 第 9 页。

[4] 同上, 图 32-1, 第 16 页。

这一批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的发现和解读对也里可温教在中国元代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为基督教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操突厥语部族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这批碑铭文物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抢救、整理并尽快研究,不仅对学科建设和文物保护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也有现实意义。

本书第一章主要描述了叙利亚文景教徒石刻的发现和铭文研究情况;第二章对敦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写本进行了重新研究译释;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阿力麻里、百灵庙、王墓梁、白塔、赤峰、扬州和泉州发现的叙利亚文,也包括回鹘文、拉丁文和八思巴文景教徒碑铭逐一介绍、标音、转写、翻译、注释,并附图版对照。根据国外近年占文献整理的要求和规范,本书前有叙利亚文元辅音系统描述,说明本书使用的叙利亚文字母及其标音和转写的对应情况,书中正文既附有叙利亚文标音又有转写,这在国际叙利亚文研究中尚属首次,这个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还望专家评说。

考虑到中亚突厥人、回鹘人的基督教信仰、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文献及丝绸之路的基督教艺术等与本课题关系密切,因而翻译了明甘那的《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西木斯·威廉姆斯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和克林凯特的《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三篇文章,作为本书的附录,以弥补本书未能涉及或涉猎较少的内容。作者日后将对基督教在中亚突厥语民族中的传播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书中另附有二篇英语文章便于国外学者对本书作全面了解。

书后附有碑铭词汇索引和专名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相关信息。由于一些技术问题,碑铭词汇索引还有待完善。书尾附缩略语和中外文参考文献,想必对景教研究者有益。

本课题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考古研究所所长魏坚先生,内蒙古百灵庙文管所所长邓宏伟先生,原包头市博物馆馆长刘幻真先生,内蒙古钱币学会贾克佳女士,原在内蒙古博物馆、现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工作的黄雪寅女士,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原馆长王连茂先生和该馆李玉昆先生,新疆霍城县原文管所所长马合木提先生和原副所长张旭先生等,他们给予作者许多慷慨的帮助,使作者得以对大量墓碑铭文拍照临摹。作者在海外期间,为顺利解读叙利亚文碑铭曾先后得到法国学者 Georges-Jean Pinault, James Hamilton (已故), Alain

Desreumoux 和吴其昱,德国学者 Winner Sundermann, Peter Zieme, Marianne Yaldiz, Kauz Ralph,英国学者 N. Sims-Williams 和 Carol Michaelson 等先生或女士的指点和帮助。当然,本书的不足之处,全由作者本人自负其责。

对上海古籍出版社慷慨资助出版这样纯学术著作的善举深表钦佩和谢忱!对府宪展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和筹划以及徐文堪先生和吴长青先生为编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感激!他们对编辑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令人感动!

最后,作者要感谢法国人类科学院(MSH)在我留法期间(2000—2001年)给予的慷慨资助。还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本课题的大力资助(1999—2001年)。

作 者

2007年6月于新疆乌鲁木齐

元代景教碑铭和文献中的叙利亚文 突厥语语音系统描述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屡有发现元代景教石刻或文献,其中不乏叙利亚文突厥语,也偶有回鹘文铭文。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在中国发现 50 余件,自发现以来,虽有不少学者讨论景教的存在与发展、历史与艺术等问题,但很少有学者解读、译释和研究叙利亚文铭文。

叙利亚语是闪-含语系的语言,叙利亚文与阿拉伯文一样属辅音文字,从右至左横写,多数字母有词首、词中、词尾的连字变化字体和独立体形式。叙利亚文字体有福音体(Estrangelo)、雅各派体(Jacobite 或者 Serta)和景教派体(Nestorian 或者 Chaldean)三种,字母约有 22 个。福音体是叙利亚文最古老的字体,是一种传统字体,该字体与后期的字体相比,特点是比较方正,从 5 世纪一直使用到 13 世纪,东部叙利亚语使用到 15 世纪;雅各派体主要用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东正教徒,也称为叙利亚塞尔塔(Serta)字体、印度马若尼特(Maronite)字体、欧洲雅各派字体等;景教派体主要用于波斯帝国时期,该字体在印度也称为恰尔蒂延(Chaldean)字体。叙利亚语有东西两支,景教派体多用于东支叙利亚语,雅各派体多用于西支叙利亚语,这两支在语法和发音上有许多区别。由于景教的传播,叙利亚文也被用于拼写不同的景教徒语言,如波斯语、粟特语、阿拉伯语、突厥-回鹘语等。

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多属叙利亚语-突厥/回鹘语双语,其中以突厥/回鹘语为主。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叙利亚文基本的元音字母有三个:Ōlaph [a], Waw [o/u] 和 Yūdh [i],突厥-回鹘语有八个元音,为了拼写和适应突厥-回鹘语,借鉴回鹘文的拼写规则,通过对叙利亚文基本的三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来表示突厥-回鹘语不同的元音。如:Ōlaph = [a/ä], Ōlaph + yūdh = 词首的[i/ī], Ōlaph + waw = [u/o/ü/ö], Ōlaph + waw + yūdh = 词首的[ü/ö], Waw + yūdh = 词中的[ü/ö]等。叙利亚文的四个辅音 Beth [b], Hē [h], Qūph [q], ‘Ē [‘] 和 Taw [t] 只用于书写叙利亚语,基本不用于拼写突厥-回鹘语。Pē [p] 表示[p/b]两个音。Kōph [k] 用两种不同的字母表示,一种是叙利亚文传统的字母,另一种频繁出现的是借自阿拉伯语[k]的字

叙利亚 文字母	名 称	标音	转 写	例 词
ܐ	Īlaph	,	a/ā	ܐܠܝܢ 'liy/alti“六”; ܩܒܪܐ qbr'/qabra“墓”; ܩܢܐ k'n/qan“汗王”; ܕܠܝܒܐ k'lyb/kālīp“来”; ܐܘܝܬܐ 't-wyz/āt-ōz“自己”
ܝ	Ōlaph yūdh	'y	i/i	ܝܠܓ 'ylyg/ilig“国王”
ܘ	Ōlaph waw	'w	u/o/ü/ö	ܘܠܐ wl'ol(系词); ܘܥܠܐ wē/üē“三”
ܝܘܬܐ	Ōlaph waw yūdh	'wy	ü/ö	ܝܘܨܦܐ wyzwty/özütī“灵魂”
ܡܠܟܐ	Waw yūdh	wy	ü/ö	ܡܠܟܐ bwytywrdy/būtürdi“完成了”
ܚܐ	Waw	w	u/o/ü/ö	ܚܕܝܕܐ rkydyqwn/arqidiagon“主教代理”; ܩܘܠܘܩ kw'lwk/qutluq“有福的”
ܝܘܕܐ	Yūdh	y	i/i	ܝܠܓܐ pylk'/bilgā 智慧; ܙܝܬܘܢ z'y'twn/zaiton“刺桐”; ܝܪܝܩܐ y'rlyky/yarlīyi“使命”

叙利亚 文字母	名称	标音	转写	例 词
ܒ	Bēth	b	<i>b, β</i>	ܩܒܪܐ qbr'/qabra “墓”
ܓ	Gōmal	g	<i>g</i>	ܓܝܪܓܝܫ gywrgys/giorgis “乔治”
ܕ	Dōlath	d	<i>d</i>	ܕܠܬ dlt “牛”
ܚ	Hē	h	<i>ḥ</i>	ܠܗܢ hn “这”(叙利亚语)
ܙܝܬܐ	Zain	z	<i>z</i>	ܙܝܬܐ z'yṭwn/zaiton “刺桐”
ܝܠܕܐ	Hēth	ḥ	<i>ḥ</i>	ܝܠܕܐ ywhnn/yohanan “约翰”
ܬܒܝܥܐ	Tēth	t	<i>t</i>	ܬܒܝܥܐ t'bk'c/tabyač “桃花石”
ܡܠܟܐ	Kōph	k	<i>k, q, γ</i>	ܡܠܟܐ mlk/bilgā; ܡܠܟܐ m'lkly/optyl “儿子”; ܡܠܟܐ m'lkšy'c/quštac “女牧师”

目 录

前言	1
元代景教碑铭和文献中的叙利亚文突厥语语音系统描述	8
 第一章 中国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的发现和研究的	1
阿力麻里古城	2
吐鲁番遗址	4
敦煌千佛洞	9
内蒙古黑城	11
内蒙古鄂尔多斯景教徒铜器	12
内蒙古百灵庙	13
1. 敖伦苏木古城	13
2. 木胡儿索卜嘎古城	18
3. 毕其格图好来陵园	19
内蒙古王墓梁	2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题记	23
内蒙古赤峰	24
北京的景教遗物和遗址	24
江苏扬州	29
福建泉州	31
 第二章 敦煌发现的两件叙利亚文景教写本残片	42
写本残片一	42
写本残片二	45
回鹘文部分	45
叙利亚文部分	50

第三章 新疆阿力麻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碑铭	57
阿力麻里墓碑 1	57
阿力麻里墓碑 2	58
阿力麻里墓碑 3	59
阿力麻里墓碑 4	60
阿力麻里墓碑 5	62
阿力麻里墓碑 6	63
阿力麻里墓碑 7	64
阿力麻里墓碑 8	65
阿力麻里墓碑 9	65
第四章 内蒙古百灵庙和王墓梁叙利亚文碑铭	67
墓碑 1	67
墓碑 2	72
墓碑 3	75
墓碑 4	76
墓碑 5	77
墓碑 6	78
墓碑 7	80
墓碑 8	81
墓碑 9	82
墓碑 10	83
墓碑 11	84
墓碑 12	85
墓碑 13	87
墓碑 14	88
墓碑 15	89
墓碑 16	90
墓碑 17	91
墓碑 18	92

墓碑 19	93
墓碑 20	94
墓碑 21	95
墓碑 22	96
墓碑 23	97
墓碑 24	98
墓碑 25	99
墓碑 26	100
墓碑 27	101
墓碑 28	102
 第五章 呼和浩特白塔和赤峰发现的景教徒铭文	103
白塔内壁叙利亚文题记	103
白塔题记 1	103
白塔题记 2	104
白塔题记 3	105
赤峰发现的景教徒墓砖铭文	106
 第六章 扬州发现的叙利亚文和拉丁文碑铭	114
扬州叙利亚文铭文	114
扬州景教和墓碑主人问题	118
扬州拉丁文铭文	121
扬州拉丁文天主教徒墓碑 1	121
扬州拉丁文天主教徒墓碑 2	122
 第七章 泉州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	124
叙利亚文铭文 1	124
叙利亚文铭文 2	127
叙利亚文铭文 3—4	130
叙利亚文铭文 5	136

叙利亚文铭文 6	139
叙利亚文铭文 7—8	140
叙利亚文铭文 9	150
叙利亚文铭文 10	152
回鹘文铭文	156
八思巴文铭文 1	158
八思巴文铭文 2	159
八思巴文铭文 3	160
八思巴文铭文 4	161
 附录一 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	明甘那 163
一、历史背景	163
1. 史学家	166
2. 宗教会议和主教辖区	177
3. 遗迹和碑铭	186
二、叙利亚文写本说明	195
三、叙利亚文写本译文	202
附录二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	西木斯·威廉姆斯 212
附录三 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	克林凯特 221
 附录四 Nestorian Grave Inscriptions from Quanzhou (Zaitun)	233
附录五 The Uighur Inscription at the Mausoleum of Mār Behnam, Iraq	260
 中日文参考文献	268
缩略语 (Abbreviations)	283
西文参考文献	285